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風月夢 第二回 袁友英茶坊逢舊友 吳耕兩教場說新聞

話說江南揚州府江都縣，有一人姓袁名猷，字友英。祖父袁璋，府學廩生。父親袁壽，中式武舉。袁猷幼侍溺愛，讀書未成，身體又生的瘦弱，不能習武，祖父代他援例捐職從九品。娶妻杜氏，尚未生育。袁猷為人生得刁滑，性耽花柳，終日遊蕩，仗倚祖、父威勢，慣放火債，總是九折加二，八折加一利息。又交結了一班狐群狗黨，捉賭擠娼，搭抬訛詐，無惡不作。

到了二十餘歲時，奉臬憲行文江都縣，訪拿收禁。他祖父、父親不知尋了多少門路，花了多少銀錢，總將袁猷從輕革去從九職銜，問擬徒罪，發配蘇州府常熟縣安置。三年徒滿釋回，祖父（袁璋）已故，袁猷拜見過父母，與妻子杜氏相見，謝其數年侍奉翁姑一番辛勤。杜氏還禮，各訴別後離情，悲喜交集。

家中擺了酒席，骨肉團聚。

過了數日，袁猷與妻子杜氏商議，將家中衣飾折變了些銀兩，依然又放火債，所得利息足可過活。袁猷本是遊蕩慣了的人，每日仍是在外交結三朋四友，正是「方以類聚，物以群分」，他所交結之人，無非那些慣放火債以及眠花宿柳那一班好友。

這一日午後，正同鹽運司衙門裡清書賈銘，揚關差役吳珍在教場方來茶館，一桌吃茶閒談。你言我語，總是談的花柳場中。這個說是那個堂名裡某相公人品好，那個說是那個巢於裡〔某相公〕酬應好，那個又說是某相公大曲唱得好，某相公小曲唱得好，某相公西皮二黃唱得好，某相公戲串得好，某相公酒量好，某相公禮面好，某相公拳划得好，某相公牀鋪好。

三人正在說得豪興，只見茶館之外走進一個約年二十歲的少年人，雪白圓臉，秀眉朗目，腦後一條大辮，約有二兩多元（玄）色頭條辮線。頭帶寶藍大呢盤金小帽，面前訂著一個點翠赤金牡丹花、內嵌大紅寶石帽花，大紅線緯帽結，大紅生絲京八寸帽須，鋪在小帽後面。身穿一件蛋青虞美人花式洋縐大衫，外加一件洋藍大呢面、白板綾裡、訂金桂子鈕釦軍機夾馬褂。鈕釦上掛了一個乾綠翡翠龍圈，套著金圈、金索五件頭金剔牙杖。大衫岔子外露出松花綠花邊鑲滾，掛藕色、金、白三色芙蓉帶的褲帶。秋葵色洋縐面、玉色西莊綢裡夾套褲。淡青杭綢雙龍抱柱夾襪。足下穿一雙天青貢緞鑲白羽毛、二十八層氈底時式鑲鞋。左手大拇指上戴了個赤金桿乾綠翡翠班指，第四指上戴了一個赤金桶箍戒指，兩個藕節金間指背膊上戴了一隻圓緞金鐲，約有四兩多重。右手拿了一柄真烏木、三十二根骨子、二面灑金、真張子元杭扇。後面跟隨一個俊俏小廝。

這少年進了茶館，到了裡面，驀然看見袁猷，連忙走到跟前作了一揖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友英兄，久違久違，今朝幸會。」袁猷一看不是別人，是他從前問罪，在常熟結盟交好的。此人姓陸名書，字文華，今年尚未足二十歲。他父親在常熟縣承充刑房提牢吏，因為生得精明強幹，百伶千巧，歷任官府得喜，內外穿插，因此家資饒裕。陸書並無姊妹，乃係獨出。他父親十分溺愛，任他終日在外遊蕩。前與袁猷在常熟妓院相逢，結拜金蘭，朝夕相聚，勝似同胞。後來袁猷罪滿釋回之時，陸書備席餞行，又送程儀、路菜茶食，親自送到船上，依依不捨，灑淚而別。

陸書日今因為在家娶了妻子，乃係讀書人家的女兒，容貌醜陋，與陸書不甚和洽，時常分房獨宿，所以二載有餘，並未有孕。陸書的父親有個姐姐嫁在揚州，因陸書終日在外眠花宿柳，且又望孫子心重，把了五百銀子與陸書到揚州買妾，另外又給了數十兩銀子盤費，叫他到揚州投奔姑母，拜托姑爹代辦這事。陸書因聞得揚州係繁華之地，悄悄又將他母親的私蓄？

出約有千兩銀子、三四百塊洋錢，帶在行囊裡面，昨日才到揚州。他姑爹家住任鈔關門內南河下地方，在鹽務商家總理賬目。

陸書見過姑爹姑母，留在家中書房宿歇。

今日午後無事，帶著跟來的小廝小喜子，到教場閒玩，看了幾處戲法、洋畫、西洋景，又聽了一段淮書，又聽了那些男扮女裝花叢扭扭捏捏唱了幾個小曲。此刻口渴腹饑，正走進方來茶館，不期會見袁猷，遂作了一個揖道：「仁兄久違！久違！」袁猷見是陸書，趕忙還禮道：「賢弟幸會！〔幸會！〕」邀在一桌坐下。小喜子向袁猷請了安，袁猷叫與他們的小廝一桌吃茶。陸書與賈銘、吳珍各道姓名。袁猷向陸書道：「老伯父母在家安好？愚兄前在貴處諸承照拂，銘感五內。不知賢弟今到敝地有甚貴幹？」陸書道：「家父家母托庇粗安。兄在敝地一切簡慢，望乞恕罪。小弟自從仁兄旋裡，無日不思。今奉家嚴之命，來揚探視姑母，昨日才到貴處，尚未踵府拜請老伯父母金安並哥嫂安好，罪甚，罪甚！」袁猷道：「說也不敢當。」

各談別後離情。袁猷又問道：「令姑丈尊姓大名，府居何所，作何貴業？明早到彼奉拜。」陸書道：「舍親姓熊，諱大經，在鹽務司賬，住居南河下。小弟明早到府，不敢枉駕。」正說之間，茶館外面來了一個青年，約有二十歲，白光面皮，頭帶藕色洋縐平頂小帽，上訂廣翠金托一枝重台芙蓉花、內嵌大紅寶石帽花，大紅線緯帽結，大紅線須約有二尺多長，拖在腦後。身穿一件蛋青貢縐大衫，外加一件泥金色大花頭線縐面、玉色板綾裡、金桂子鈕釦軍機夾馬褂。鈕釦上套了一個羊指玉螭虎龍圈，套著一掛金索三件頭金剔牙杖，松花綠洋縐面、大紅綢機裡夾套褲。足下時式元（玄）緞鞋於。手拿了一柄真湘妃竹骨、上白三響扇面、名人字畫大尺方扇子。搖搖擺擺，帶著小廝走進茶館。那些跑堂的就連忙招呼道：「少爺來了！」那少年並不答應，一直到了裡面。

袁猷看見這少年人進來，遂直（立）起身向那少年道：「晴園兄請坐。」那少年見了袁猷，笑容可掬，拱手說道：「友英兄請了。」大眾讓坐，謙讓一番，遂在一桌坐下。那少年請問諸位尊姓大名，袁猷指著賈、吳二人道：「此位姓賈名銘，字新盤。此位姓吳名珍，字穎士，皆是此地人。」又指著陸書道：「這位兄弟姓陸名書，字文華，貴處係常熟縣，昨日才到揚州，向在常熟與小弟盟過的。」眾人又請問少年姓名，袁猷代答道：「此位姓魏名璧，字晴園，最愛交友。令尊現在兩淮候補，公館在糙米巷。」各道名姓已畢，正在閒談，有些做小本生意人，拎著蔑籃的，也有捧著托盤的，走到魏璧這桌旁邊，將些瓜於、蜜餞等物抓好些放在桌上，喊了一聲「少爺」，也不說價錢，各人又到別人茶桌上去了。魏璧就將瓜子等物分敬眾人。

只見又有些拾著跌博籃子的，那籃內是些五彩淡描磁器、洋縐汗中、順袋、鈔馬、荷包、扇套、骨牌、象棋、春宮、煙盒等物，站在魏璧旁邊，哄著魏璧跌成。魏璧在那籃子內揀了四個五彩人物細磁茶碗，講定了三百八十文一關。那跌博的拿那夾在夾窩內一張小高板凳坐下，將小苗帚先將地下灰塵掃了幾帚，然後將耳朵眼個六個開元錢取了出來，在地上一灑，配成三字三模，遞到魏璧手內，用右手將魏璧手腕托住。那旁邊站有幾個拾博的，向著與魏璧跌博這人啾嘴說道：「叫著！」這人點頭答應。魏璧將六個錢在手指上擺好，望地下一跌。那拾博人口數，一一看清了字模，拾起來又遞在魏璧手內，魏璧又跌。共跌了五關，只出了兩個成，算是輸了三關。魏璧道：

「不跌了。」那人也不曾問著錢鈔，立起身來，拿了小板凳，拎著博籃同那幾個拾博的去了。袁猷叫跑堂的買了些蔥油餅、雞肉大包子等物，各人吃過。下午彼此閒談。總是青年愛玩耍的人，越談越覺投機，甚是親熱。

忽然鄰桌上一個吃茶的人走到袁猷桌旁，挨著袁猷坐下，也不同眾人招呼，便說道：「你們可曉得兩件新聞嗎？」袁猷回道：「不知。」那人道：「鈔關對河鴻慶園軟下處，有個分帳伙計，名叫愛林，是鹽城人，跟了一個成衣有一年多了。這成衣的妻子吃醋，時常吵鬧。昨日晚間，愛林開了房間睡覺，不知在那裡弄了些生鴉片煙吃下去。今日早間，成衣在妻子房裡起來，見愛林房門未開，喊叫不應，心裡疑惑，將房門打開，看見愛林已經死在牀上了。成衣看了，忙趕緊備了棺衾，將愛林收殮。此刻將棺材送到鹽城去了。不知這愛林家有何人，家裡可有話說，如何結局。還有一件，埭子街墜子家新捆下來一個捆帳伙計，名叫秀紅，也是鹽城人，今年才十六歲，人品不疤不麻，不足四寸一雙小腳，是二十千錢一季連包捆。那知捆價方才兌清，〔這秀紅住在樓上，不意前夜他悄悄開了樓窗，不知怎樣漫上房屋，〕漫屋過屋，在屋上走到連城巷什麼人家，方才跳了下去。那人家唬了一驚，疑惑是賊盜。點起燈籠細看是個女人，大為詫異。問其細底，秀紅說是墜子家逼他為娼，朝打暮罵，所以黑夜逃走。那個人家不知在那個

衙門裡做書缺，家裡又有個秀才，就將秀紅交與地保，要鳴官究辦。那知秀紅的父親將摺價拿去，並未回鹽城家去，次日早間就鬧到墜子家要人，鬧得墜子家家翻宅亂。後來保赤堂董事知道，將秀紅帶到立真堂去擇配，要將他父親送官，說他賣女為娼，他才抱頭鼠竄的去了。他父親當日原是放鷹，如今弄得人財兩空。墜子還虧與個師爺相好，這師爺出來料理，向連城巷那個人家說情免追，又花費了好些錢與他地保、坊快，連從前拿去的摺價，墜子家計算花用若干，險些落了一場官事。據你們諸位看來，這兩件事奇與不奇，可算是新聞嗎？」眾人聽了都覺詫異新奇。

那人說畢，仍到他原坐那桌吃茶去了。

陸書便問：「此係何人？」袁猷道：「他叫吳耕雨，是個武童生，慣在龜窩堂名吃白大、攬腿跑、擠鴉子，尋沒影兒錢。我們平昔雖然與他認識，不過見了面點頭而已，從不與他親厚。」